



“候鸟” 矿场

5月，南方丰水期，从内蒙古、新疆等地返回四川、云南，是挖矿玩家的必然选择。

5月初，资深玩家小武（化名）带着3000台矿机，开始在四川找矿场，甘孜州大渡河边的矿场是理想的场所，这里水电站较多，电价相对便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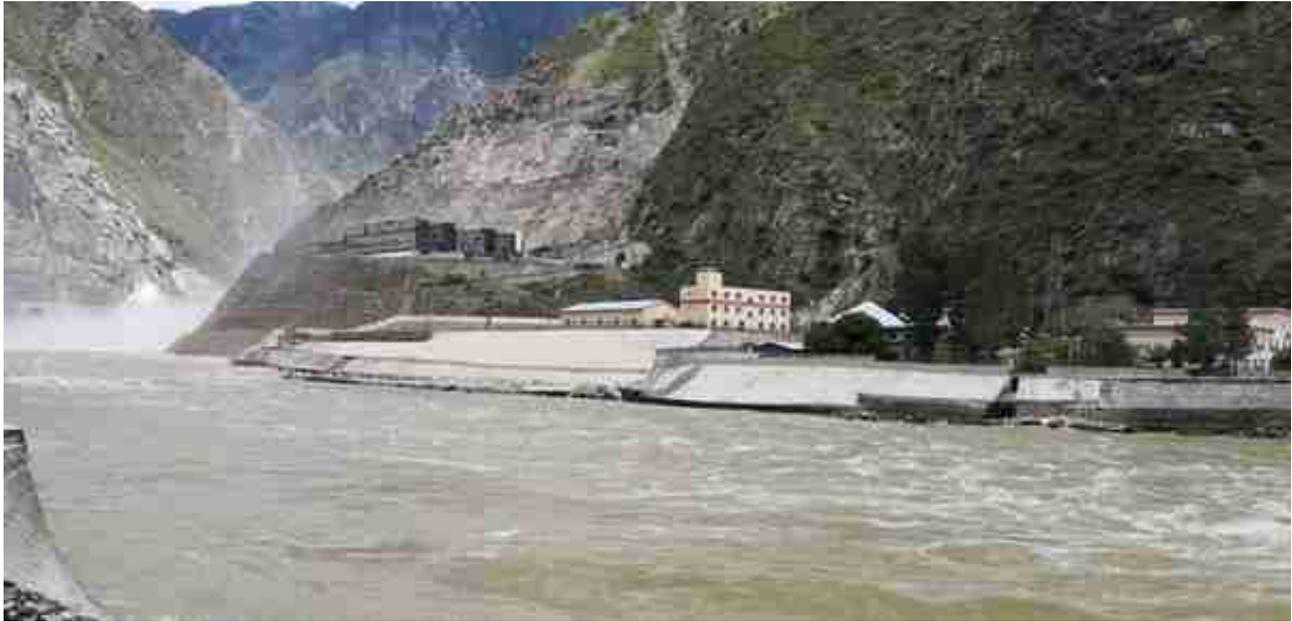
小武觉得，他们被外界形容成“候鸟”十分恰当。水电丰富的四川、云南，进入冬季枯水期，玩家们长途迁徙到新疆、内蒙古，在这里寻找火电厂，直到第二年5月，他们和涨高的河水一起回来。

“发电厂直供电2角8分一度电，很便宜了。”小武十分熟悉，每便宜一分钱，对于整个矿场节约的成本都“大的吓人”，只不过水电枯水期停止直供给矿场，他们不得不迁徙北方“过冬”，虽然火电电价超过3角钱一度。

相比修建固定厂房，多年迁徙经历后，有矿场主将厂房换成了集装箱，这样更便于南北辗转。

这些“候鸟”矿场，大的有近10万台矿机，小的只有几千台。所谓的挖矿机器，其实就是计算机，要求运算速度越快越好。

也有不迁徙的矿场，他们选择在原有的机房内“沉睡”半年。



疯狂挖矿

5月28日，比特币攀上了8903美元（约6.1万人民币），是2019年以来的又一个新高。

小武说，“挖矿”玩家很少自己炒比特币，但他们十分关注行情。今年4月30日开始，比特币就开启了上涨行情，从5000多美元一路上涨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突破6000、7000、8000美元大关，一度逼近9000美元。

“这让挖矿的人越来越多。”小武说，虽然中国关闭了比特币交易平台，认定为非法交易，但全球70%的比特币却产自中国，而中国70%的矿场在四川。行业里甚至流传：四川，已成为比特币的天然“矿都”。

5月28日，中国大唐下属金康水电站内，“矿场”在水电站一墙之隔修建了变电站，连接至厂房。厂房2018年投用，最矮的离大渡河河面仅数米。

电站发电排放水时，水雾溅起近10米高，并洒进矿场区，工作人员戏称：“这是天然冷却水淋。”

“矿场”里楼房的墙上装着一个个高速运转的大风扇，厂房内风扇前摆着密密麻麻的矿机，一些空置的机位前，多名工人正在忙着安装矿机。厂房外，可以听到机器运行的轰鸣声。

工作人员向小武介绍，这里由湖南株洲的企业投资修建，只接收S9以上的机型，电价要跟公司负责人谈。这里3万多台矿机来自四川、湖南、江苏、深圳等地，机主将自己的矿机托管在矿场，他们缴纳完电费、机位费、保证金等，就等着出币。矿机24小时不停，运转半年。

虽然是资深“矿工”，小武对比特币怎么产出也无法说清。他理解的是，比特币是一组特定公式，目前设计的是2100万个，每10分钟公布一个解，特别制作的计算机根据特定算法求解，最快求救成功就获得一个币，这一过程被形象称为“挖矿”。

小武说，投入3000台矿机，成本超过400万元，效益好一个月出10个币，按照目前的行情超过50万元，一年可以收回成本。但是，“矿难”时有发生，2018年底，比特币跌破了成本价，很多人价值2000元一台的矿机，被200元“甩卖”。

目前行情高涨，小武也担心挖矿会一夜之间被叫停。今年4月8日，国家发改委公布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19年本，征求意见稿)》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其中，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(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)被列入淘汰类产业。“如果定稿没有变化，再挖矿就是非法的了。”